

无尽的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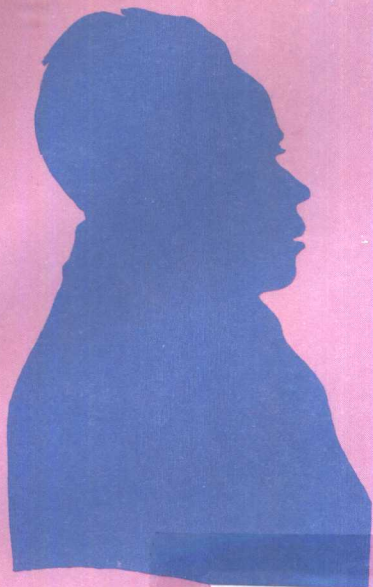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 侣伦



图书馆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I247.7
182



007310



女子学院 0053297

作者剪影

无尽的爱

香港 侣伦



责任编辑：蔚 达

封面设计：赵玉凤

无尽的爱

香港 侣伦 著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4 · 85,000

1985年9月第1版

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社目：135-219 书号：10309-120 定价：1.05元

序

作为这本小书题名的一篇小说《无尽的爱》，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内写的。那是日军占领香港后第三年，我在广东省一个偏僻县份的农村里当小学教师的时候，因一点感触写成了这个作品。

小说脱稿之后，我在原稿前面写了一则题记，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：

“一九四四年夏季，我用了大约三星期断断续续的课余时间写成了这篇小说。自从离开了沦陷的香港回到自由区以后，两年多以来我虽然也写了一些文章，但是没有写过小说，这篇作品的完成，可说是这期间内仅有的收获。

“在小说里面，我以日寇攻陷后的香港作背景，企图表现一个爱与仇交织的斗争故事。在整个战争巨浪中，这只是一点泡沫。然而就在这点意义上说，我的技巧也是失败的。但是在写作进行的时候我很愉快，写好的时候也很愉快；我自信在这里面总算说出了一点东西。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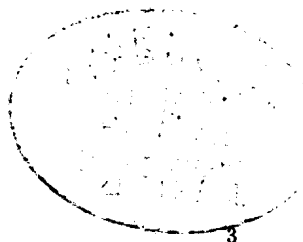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里面说出了什么？我想，应该是表达了对军国主义的仇恨。侵略战争破坏了人类的安宁生活，制造了人世间无数的血泪悲剧。就算小小一个香港，在敌人铁蹄下也遭受着三年零八个月的深重灾难！只要经历过这一场灾难还能活下来的人，谁也抹不掉这个噩梦的烙印。也许就因为这小说的主题思想重再唤起人们对往事的记忆，使得这本平凡的作品还有几个读者，在过去先后印了五版。

这小说是怎样写起来的呢？当我逃出沦陷的香港回到自由区教书的时候，我有机会读到一本捷克作家所著的中篇小说，内容是写一个捷克的爱国女子，为反抗纳粹德国的统治而英勇牺牲了性命的故事。我很受感动。我开始有写一篇反军国主义小说的念头。就在这个期间，有个朋友离开香港往曲江去，中途到我居留的地方来探望我。这个朋友告诉我好些香港发生的事情。其中最引起我的兴趣的，是一桩异国情侣的故事。据说有一个侨居香港的外国女子，她的爱人是防守香港的义勇军，因战败作了日军的俘虏。她为了鼓励爱人逃出俘虏营，便设法秘密给爱人写了一封信。那封信写的只是两句话：如果他不想办法逃跑出来，她便同他的情敌结婚。这封信果然发生了无比的力量。只可惜她的爱人千方百计冒险逃出俘虏营时，却给日军哨兵发觉，开枪把他射杀了。……这个故事很够刺激，也很富戏剧性。我于是抓住这一点关键的情节加以构想，演绎成一个完整的、合理的故事内容。《无尽的爱》便是这样写成的。可以说，小说主角是真实的，故事内容却是虚构的；但故事背景却是真实的，香港沦陷时期的社会状态是真实的；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蛮横和残暴也是真实的。香港

沦陷后，我被迫在日军统治下度过半年的痛苦生活。如今时间过去了四十年，一切恐怖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。

侶 伦

一九八五·春·香港



目 录

• 无尽的爱	1
• 福田大佐的幸遇	57
• 没有留下名字的人	65
• 两代人	81
• 生活的戏剧	99
• 狭窄的都市	109

无尽的爱

一

战争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平日最讲究体面的人，也摆脱了自尊观念，做起从来不曾习惯的事情：摆一个摊子，陈列着一切可能换钱的东西——衣裳、鞋子和各式各样的家具什物。从灾难余生中认识了生命的可贵，身外的一切都成为不足珍惜的了；虽然大半的原因是要借此来支持给战争捣碎了的生计。

在这里面，我也有一个摊子，在九龙城邮政局所在地的一块三角草坪旁边。那里是这类新兴行业最旺盛的市场。

我的摊子陈列的是书籍，是日军入城之前烧剩的几百本纯然属于文学方面的书籍。与其说要借此换一点钱来补助我准备逃出“虎口”的盘费，不如说要使我的书籍有个适宜的去处：在我离去之前，让它们能找到如我一样爱护它们的主人。但是结果非常失望。我天天坐在摊子旁边，总碰不上几个属于我的顾客。其实在整个社会都陷于混乱状态的日子，什么精神食粮比得上一块面包的价值呢？我讥笑自己太胡涂，太不识时务。我渐渐地感到寂寞得难耐

起来了。

在我下了决心把全部书籍贱价卖给一家旧书铺的前两天，在我的右手面相隔三四个摊位的地方，又出现了一个卖书的摊子；卖的是西书。花花绿绿的封面排满了一地。看守摊子的是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西洋少女。自从日军占领香港以后，成为交战国的英籍或美籍的侨民都关进集中营去了，我很有理由猜想这少女是中立国的人。而她的乌黑的卷发和乌黑的眼珠，白皙的肤色和两只耳朵吊着的金色耳环，使我很自然地想起西班牙和葡萄牙。

她挨着草坪的铁栏坐在摊子后面，微微低着头在编结一件绒线衫，好象要拿这工作来缓和自己对于这不惯做的行业的难为情。但是又频频仰起头来思索地望着前面。前面便是宽阔的马路，在那里，不断地走过一群一群的日本兵，牵着拖炮车的骡子，或是一群马队，昂然地踏着步子慢慢地走过，八字脚拖住笨重的皮靴，混合着炮车的震动声和单调的马蹄声，整天是“咣啷咣啷”的。有时便是一连串的军车满载着英国俘虏，飞快地疾驰过去，有时这些俘虏排成整齐的队形，用了操演的步伐走着。他们都是被驱迫着到启德飞机场去，作扩建机场的劳役。虽然前后都有扛了手提机关枪的日本兵监视着走，可是他们仍旧用口哨吹着动听的进行曲……

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哩！对于这西洋少女，我这样想着。我的中国书也没有人翻一翻，西书还不是更糟吗？

人就是这么奇怪的东西，刚刚卸下了重负，偏又要去找寻新的担子。正在为了自己的书籍能够脱手而感到一身轻快的时候，我又禁不住为别人的书籍所诱惑。在我的摊

子结束了的第二天早上，我便在那个西洋少女的书摊前面站下来。

“早安！”

意外地我听到一个清脆声音的招呼。也许我的仪表还有几分显出我是个斯文人，而她的摊子又不容易有人注意，她对我便有点礼仪上的好感。我也回答了她一个“早安！”。一面，我蹲下身子去浏览那些书籍，大部分是文学书，第一流的和通俗的作品都有，大约是一百本左右。

“生意还好吗？”翻着那些书，我搭讪地问。

“还需要问我吗？你自己是知道的。”她很随便地应了我。

“我不明白你的话。”

“想想你的摊子为什么收起来了，你会明白。”

原来她也注意过我的摊子，我向她苦笑了一下，不知道怎样说话的好。

“打起仗来，没有什么比书更不中用的了，平日尽管你花了多少钱才买到它，可是现在论斤计算卖给人家包裹花生也没有人要。”这些带着叹息口气的话语，正好打中了我的感想，这种心理上的共同点，无形中把彼此陌生的距离缩短了。通过这种距离，我开始察觉到她也并不是怎样愉快的人物。她的眉头和容颜之间，隐约地浮泛着内心的某种忧愁。

“为什么不学学我呢？我把全部的书卖给旧书铺去了。”

我想象她也许因为她的书卖不出去而烦恼，但是她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：

“你以为我是为了每天六两四的米来做这生意的

吗？”(注)

“不，即使是这样一个想象，对于你也是侮辱哩！”

我的客气的口吻引起她的趣味，她看我一眼，现出一点笑容辩解地说：

“有什么奇怪！现在，日本人迫着我们谁都得为那六两四的粮食打算的了！”停一会儿，又接下去说：“不过，我还不至于连每天配给六两四米的钱也没有。”

“可是你摆这摊子是为了什么？消遣吗？”

她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低下头去编结她的绒线衫。一会儿才说：

“先生，如果你是来买书的——不，来看的也不要紧，你便看看哪一本是合意的吧。”

我知道应该住口的了。人与人之间原是有着微妙的距离，谁也没有权利去探究旁人的心的隐秘，于是我才注意地去翻看那些书籍。从它们的整洁的封面看得出来，它们是曾经被好好地收藏的；也如其他许多东西一样，经过一场变乱而在某种必须的情形下被抛弃出来。每本书的扉页上还有着给铅笔涂去了的主人的名字，涂得非常随便和匆促，简直可以从疏淡的笔线下看得出原名，这是反映着它们的命运转变的急促！奇怪的却是她承认她的卖书并非为了生活，而她的态度偏又显出和事实不调和的感情！

“这些书都是你读过的吗？”

“是不是你在选择一本书之前有先要调查内容的习惯？要不是，你是怀疑这些书不是我自己的，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了？”

(注) 日寇占领香港后的粮食配给，规定每人每日食米六两四。

她聪明地看出我的意思：我只好重复说一句：

“不，即使是这样一个想象，对于你也是侮辱哩！”

她嗤地笑出来，随即用一种谜一样的神气说：

“告诉你吧，不是偷来的，你放心买好了，难道我会牵累你坐监房吗？”

这时候我已经翻出了两本合我意的书，一本是 *Rebecca*，一本是《随风而逝》，都是精装本，后者的扉页上，写着的两行字却不曾涂去——

“给我的亚莉安娜。——无尽的爱！”

你的巴罗。一九四〇，圣诞节。”

两本厚厚的书只要我五块钱。她说她并不是靠这买卖过活，同时也看在我的确是读书人这点分上，她不愿同我议价。她自己也没有把书翻看一下就让我拿上手。她并且对我说，她还有些别的书，不能够全数带出来，只好逐日添换一下。如果我高兴，不妨随时来走走。

我致谢了她的好意。心里却牵上一点东西，我想问，亚莉安娜可就是她的名字。可是一只拍上我肩膀的手打断了我的企图。回头一看，我发现我的朋友黄君站在后面。黄是在“日军宪兵部”当“宪查”的。他为了一点事情要找我。我发觉这西洋少女对于套着“宪查”臂章的黄的出现，很有几分惊异感觉。我趁势打趣地向她说：

“放心吧，小姐，我也不会牵累你坐监房的。”

到了察觉我们原来是相识的，她才放心地再低下头去编结她的绒线衫，冷冷地叫着：

“Good bye！”

我给黄拉着离开她的摊子。

二

以后，当我每次经过那三角草坪的时候，总高兴在这西洋少女的书摊前面停留一下。偶然也会看见几本新添进去的书，却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。大家照例地搭讪几句闲话。但是即使从最淡漠的语气或神色中，也可以察觉到她是怀着心事的。她总是沉默的，可是意不属地编结着绒线衫，不时地抬起头看看马路，凝思地望着远方。

她的摊子往往比别人的收得早，有些时候整天没有看到她，有些时候在下午两三点钟她就走了。走过那里，我会感到心上有点近于空虚的感觉。

“为什么你的摊子那么早就收起来了？我昨天下午来的时候没有看见你。”我这样问过她。

“我觉得没有什么让我再等待下去的时候，我还在这里呆坐做什么呢？”

“是等待顾客吗？”我感到她说得奇怪。

“谁知道！”她含糊地应着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她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应她。

“还不是等待爱人吗？”

她停下编织的手，看我一眼，又继续活动她的竹针。我知道我的话发生了作用，而她的反应的神色也不曾责备我的唐突，我便轻轻念出这个名字：

“亚莉安娜！”

她非常意外地看着我。

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那么，你是等待巴罗先生了？”我微笑地说。

“告诉我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你使我奇怪得可怕！”她叫着，呼吸有点急促，睁大了的黑眼睛向我射着惊异的光。

我把在那本《随风而逝》的扉页上所看到的题字，和它所引起我的猜测告诉了她。她的眼睛的光芒黯淡了下去，惊异的神色变得沮丧，显然是从我的解释里感着失望。似乎她原来所希望我根据的是别方面的情况。一方面，她在懊悔自己的疏忽，她不曾把那本书的题字擦去。

“没有关系，”我安慰她说：“我买到那本书是很偶然的；如果是你的纪念物，我可以送回你。”

“是的，那是纪念物，可是我现在不需要，对着它会使我痛苦。我倒愿意一直忘掉了它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我给煽动了好奇心。

她摇一摇象熟透的葡萄似的髻发，自语地答：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“可是我有点意思，容许我说一说吗？”

“我从没有禁止过你和我说话。”

“得了，让我介绍自己：我叫戴克，电影公司职员，可是这已成了过去的事，不管它。目前，你我都是遭遇共同的灾难，日本人把我们的生活秩序打乱了。凭着这共同的命运，加上大家的相识，不应该是朋友吗？虽然我连你的国籍也不知道。”

“葡萄牙！”她插上口说，然后又好奇地问：“是朋友又怎么样？”

“朋友是可以随便说点话的。如果这能够使你舒服一点，我倒愿意听你说说自己。”

“说说自己？”

“即如你所说的等待和痛苦。”

似乎为我的诚意打动，她的神色严肃了起来，象要开口却又躊躇着。

“信赖我吗？”我知道她对我是有所疑虑的。

“我信赖你不是日本间谍。”她带点讥刺的神气反应我。

“自然哩，如果是日本间谍，我早就该注意你了。”我趁势抓住话题的枢纽。

“注意我什么！”

“注意你做的生意不是为了生活，你怀着心事，你的行动奇怪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她突然截止了我，眼角向旁边一瞟：“那些家伙来了，别望他们，拿本书装成看的样子吧！”

沉重的脚步声。接着是四双皮靴从我的背后绕过来，在摊子前面止住。四个巡逻的日本宪兵站在那里，寻开心地看着亚莉安娜。她若无其事地低下头去编结她的绒线衫。三个宪兵放下枪柄蹲下来翻书，一个闲散地走开去。有一个随手翻到一本《琵琶词侣画集》，看到那里边的色情线条画，两个争着抢看，格格地发出粗野的笑声，立即又赶上去叫喊那已经踱得远了的同伴。四个家伙聚拢了来，一面议论一面把画集翻看一顿。末了，踱步的一个把画集放进口袋里，便一同拖着粗野的笑声向前走去。

亚莉安娜的眼角愤怒地钉着这一切。她跳起来要追上

去。我急忙止住她：

“算了吧，亚莉安娜，别忘了书是抵挡不住刺刀的！”

“强盗！”她的头昂起来，把垂到耳朵的长发摆到后面，现出一种傲岸的姿态，向日本宪兵的背影咒骂一句，便坐下来整理那被翻乱了的书。

我想趁着机会把刚才中断了的谈话继续下去，还没有想出一个可以连接下去的头绪，突然有一阵哨声尖锐地吹起来，随后而来的是汹涌的人声和奔跑的脚步声，呼喝声。仿佛大地动起来了。我向九龙塘那边看，是一幅骚乱景象，四个一组的日本兵提了枪从那边跑过来，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光。跑到相当距离就站下一个宪兵来，向四处吆喝着挥手。路人象给拨动的水似地涌向两边。印度“宪查”提了枪跑来跑去，把人们赶到行人路去。三角草坪也起了骚动，人们纷纷把摊子收起来，提了东西狼狈地跑。好象一阵狂风在迅速摧毁一切。

“戒严呀！整天是这一套！”

说着，亚莉安娜把编织物向书堆放下，我帮忙她把铺在地上的印花布的四个角尖提起来，让书籍集中一起；迅速地扎成一个包裹，然后我问：

“你的住所近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可以到街市里歇一下，等待解除时间得了。请帮帮我的忙。”

我和她一同挽了包裹向三角草坪对过的街市走去。她反问我：

“你呢？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说，我的住处很近。我请她原谅我不能够陪伴她，

我必须回去。我出来的时候锁上了门：如果这戒严是为了搜查，我的门准会毁在日本兵的利斧之下。在街市的人堆里替她找到位置放下包裹，我立刻向她告别。她抓住我的手：

“晚上有空吗？”

“有空，怎么样？”

“六点钟，在沙丽文会面。”

我答应了她，就急着步子向内街走。

三

晚上六点钟，在沙丽文咖啡座里，亚莉安娜已经比我先到一步。

她的面前放着一包“海军牌”香烟，她自己抽着一枝。但是她抽烟的姿态並不熟练，显示出她是新近才学习的。我想这是和她的心境有着关系。

当我刚刚燃起了她递给我的一枝香烟，咖啡送来了，连同我的一份。

“我知道你不会失约，所以连你的一份也一起叫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咖啡？”

“什么我都喜欢。”我这么应着，趁势问她：“既然你知道我不会失约，你现在该是信赖我的吧？”

“我一直没有怀疑过你，倒是你怀疑我。”

“但那是善意的。”我解释着。

“所以我今晚才约你来。”

“所以我今晚才践你的约！”